

## 《台北人》五十歲了

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集《台北人》共包含了十四篇小說，提到其中的《永遠的尹雪艷》《一把青》《金大班的最後一夜》《孤戀花》《花橋榮記》《遊園驚夢》，讀者都耳熟能詳；其他像《歲除》《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》《思舊賦》《梁父吟》《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》《冬夜》《國葬》這幾篇，對華文文學略有了解的讀者也不會陌生；一般讀者不太注意的大概是《秋思》這一篇——它可能是《台北人》中關注度較低的一篇小說。

夏志清說「《台北人》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」。確實，從「《梁父吟》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時就有一度顯赫的歷史」，經過「五四」運動（《冬夜》）、抗日戰爭（《歲除》、《秋思》），到解放戰爭（《一把青》），民國的重大事件都在白先勇的小說中留下了印痕。後續的台灣歲月，無論是尹雪艷還是金大班，錢夫人還是秦副官，乃至「老闆娘」和王雄……她們難以忘懷也無法割捨的，是與大陸千絲萬縷的歷史聯繫——這些在台北紅塵中艱難行進的各類人物哪是什麼「台北人」？分明是身在

台北的上海人、桂林人和南京人。

歐陽子把《台北人》的主題概括為「今昔之比」、「靈肉之爭」和「生死之謎」，經她這麼一剖析，《台北人》的深刻性赫然可見——那是一種從寫實層到哲理層都盡在其中的洞察和貫通。一九七一年，《台北人》由晨鐘出版社首次出版，至今五十歲了。五十年來，《台北人》出版了無數版本，以爾雅出版社、花城出版社和廣西師大出版社的版本尤為出色。五十歲的《台北人》獲榮譽無數，以「台灣文學經典」之首和「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」排名第七最為著名。

經歷半個世紀的時間考驗，《台北人》已入選「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」。兩岸三地的一致公認無疑已確立了《台北人》的經典地位。最近，五十歲的《台北人》又有了一個新的說法：《〈台北人〉總也不老》——這是一本新書的名字。



過眼錄 劉俊

逢周二見報

## 風景與人

居於小島的我，時常坐擁「珍貴」海景而不自知。例如某天下班後，跟友人聊起來：「香港最不稀罕的就是海景了吧，到處是海，到處是島嶼，怪不得海景房那麼多。」

友人答：「海景是不少，但當你的房子由海景變成『水泥森林』景，你就知道我這感受了。」我自然知道他的感受。友人的房子位於東涌，本來風景頗佳，一線海景配上機場風景，既開揚又有機場的煙火氣。孰料城市的發展遠比他想像中快得多。本可以看到「落霞與飛機齊飛，機場與海天一色」觀景的豪宅，變成了與別家窗台FACE TO FACE。按朋友的話說，「之前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拉開窗簾，享受海景，現在回到家裏，第一件事就是拉上窗簾，保護私隱。」

我剛來香港時候居住的屋苑，就更沒有隱私可言。那裏交通頗方便，地鐵上蓋，會所設施齊備，但不知為何，給人以一種「籠」的感覺。泳池往上望過去，是七棟高逾二百米（六十五層）的高層住宅，

正好將泳池環抱其中，正是「你浮在泳池裏看風景，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」。每次游泳時，我都莫名的有一種自己是動物園裏的動物般被人圍觀的感覺。可能也與當時住在不到五平米，吃飯都要在飄窗解決，與人合租的小房中有關吧。

但是，當走到深水埗，走進那些唐樓裏的劏房、籠屋，我才發現，朋友與自己的世界是多麼的幸福。我們尚且可以「躲進小樓成一統」，房門一關，屋門一關，不論多大，至少能有自己的小小世界，至少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小窗戶，而那些年長我幾十歲的老人家，卻與陌生的人共處一室，共臥一榻，抬頭望見的，不過是別人的床板。每次看到這些阿伯無奈地說「我都有排可以住公屋」的時候，我只希望，他們有一天，能有一個自己小小的窗戶，看到屬於自己的景色。



漂遊記 杜若

laser.li.hk@gmail.com

逢周二見報

## 知味臭鰻魚

很多人想破了頭也不明白，一條臭鰻魚，怎麼就成了徽菜的代表了？

在這之前，先要了解一下徽菜。所謂徽並不是安徽，而是徽州，徽菜則是皖南菜、皖江菜、合肥菜、淮南和淮北菜的統稱，但我們熟知的安徽也確實是徽菜之鄉，是它最發揚光大的地方。作為八大菜系之一，徽菜在明清時期一度人氣爆棚，成為領頭老大哥。而後算不上沒落，但確實在川菜、粵菜、蘇浙菜的精進之下日漸暗淡，現在的它，尚有餘威是真，位置尷尬也是真。

幸虧還有這條魚，讓人在近乎遺忘的時候還能虎軀一震，乖乖伏案吃上一口。鰻魚有多出名自不必說，各種菜系但凡想凸顯出功夫，也都會拿它開刀。唐有張志和感嘆「桃花流水鰻魚肥」，今日的食客們已經不用再為長途奔波煩惱，卻依舊執念於鮮魚木桶，定要在這「香」與「臭」的一念之間，定個乾坤。

鰻魚的做法，跟其他同類相比，算是很繁瑣。要將鮮魚宰殺後渾身塗鹽，放進木桶碼上石頭。待魚肉中的水分被一點點擠出，才有更加鮮彈的口感。在發酵過程中，溫度、濕度，每一步都不容有失，拿出最恰到好處的時間，方能端上一盤「聞之臭、吃則香」的人間極品。在微生物把蛋白質分解的過程中，魚肉也會變得更「立體」，一來就入碗的蒜瓣肉誰不愛？然而對其他烹飪方法來講，卻只能望而興嘆。因為食材特殊，臭鰻魚的做法也多以重口、重醬為主，吃的就是濃火猛油，把徽菜重口的標籤，再加黑加粗了好幾遍。大盤鰻魚配上大勺的湯汁，放在熱乎乎的米飯上，簡直是基因裏掛住的髮帖，別等，別猶豫，一大口吃下去，是濃稠的心跳感，當下就愣住了。不怕吃不下，只怕有人搶，這魚，真厲害了。

## 食色 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

父母≠朋友？

許多年輕人抱怨，父母加入微信「朋友圈」後，不但行蹤被「監視」，還事事受管教，實在有些鬱悶和不爽。

## 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最近無意中看見法國時尚名牌發布的一輯時裝周照片，多功能的精品包包，成為大秀上最高討論度的飾品。

模特兒身上穿着一襲紅色的長裙，手上拿着一個小包外，一點驚喜就是手上搭配一條精緻的銀色手鏈，一向總認為大紅這充滿喜慶的顏色，配金色是衣衣無縫的結合，卻原來配銀色亦非常亮麗，沒有一絲覺得比不上金色搶眼，就如紅寶石配鑽石般完美。

說到寶石，藍寶和綠寶的最基本搭配色調，一定是以鑽石與十八K白金為主；一些別具創意和心思

## 獄中徹悟

獄中失去自由，脫離了現實的生活方式，往往是人生轉變的契機。英國一名搶劫慣犯在三十七年前因持械搶劫，被判囚十二年。他在獄中感到絕望之時，意外獲獄友分享英國已故浪漫主義風景畫家威廉·特納（William Turner）的畫作，受到啟發開始畫畫，現時已成為薄有名氣的畫家。

現年六十三歲的默頓（Jack Murton）十二歲起就經常因縱火等不同罪名出入監獄，直至一九八四年因搶劫一輛押運貨車遭重判入獄。在囚期間，獄友翻看拍賣行名畫目錄，他在旁一同欣賞。當看到威廉·特納的《被拖去解體的戰艦無畏號》作品時，恍然想到十三歲時吃下迷幻藥時看到的美妙顏色，於是開始畫

畫。現時默頓的作品售價已高達五百英鎊至兩千英鎊（約五千三百〇五至兩萬港元）。

從默頓的例子，想到以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的《史記》作者司馬遷。漢朝時，司馬遷任太史令，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（男人閹割），他在獄中幾乎想自殺。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極重要的工作沒有完成，即正在撰寫的《史記》。他指出：「蓋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《離騷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孫子膑腳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韓非囚秦，《說難》《孤憤》。」熟讀歷史的司馬遷認為，這些偉大的著作都是作者遭遇困

## 為「抱薪者」抱薪

東京奧運百米飛人大賽那晚，破天荒出現在賽道上的中國面孔，讓億萬國人為之瘋狂。很多人感慨：「九秒八三，這個成績足以讓蘇炳添吹一輩子了！」

眾聲喧嘩中，一位評論員冷靜質問：「我們真的能記住今天的慷慨許諾，不要賴，不翻臉，允許蘇炳添去『吹一輩子』嗎？」

他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，此前不少曾受到萬眾敬仰的英雄人物，只要哪天沒能按公眾臆想的劇情去演繹，那些「翻臉比翻書還快的人」，就會從「捧殺」轉向「棒打」，以宣洩憤懣和怨氣。

持類似觀點的，還有鍾南山院士。SARS十周年時他曾對媒體談到，公眾對醫務界的看法「瞬息萬變」，「SARS一來，我們就是天使，SARS一過，我們就

成了『白衣狼』。各種批評的聲音都有。」

一語成讖，他的同行張文宏最近正在承受這樣的輿論壓力。過去一年多的「戰疫」中，張文宏是公眾最信任的聲音之一。在贏得大部分人喜愛的同時，也因為某些真話「不那麼好聽」而成為「網絡噴子」們的眼中釘。

科學從來允許質疑和商榷，但正如郭德綱相聲裏所說，「如果你的對手不能在專業上打敗你，那一定會想辦法從道德上詆毀你」，針對張文宏的網絡抨擊大多集中在意識形態上，而不是醫學專業技能。

鍵盤俠們煽風點火，大放厥詞，引導輿論，綁架民意，不是就事論事地探討學術問題，而是往張醫生頭上扣上「反動學術權威、漢奸投降派」等「大帽子」，手

## 神奇跑步

忽發奇想，本周專欄不如以「神奇」作為主題，感恩活着的美好。

觀看電影《媽媽的神奇小子》之後，馬上想去跑步。近年我檢查身體發現持續高血壓，經醫生囑咐後每天要定時吃藥，此外當然需要動做運動。其實這些年我已愛上緩步跑，之前差不多每天都外跑。疫情之下無奈一度暫停，直至疫情受控，戶外運動不用戴着口罩，再加上康文署的運動場重新開放，現在每隔一兩天便去跑步。通常我會在下午五點前往家居附近的運動場。日照正在西下，白雲滿布天空。立秋之後，相同時間已不見太陽，季節變化在運動場顯而易見。

我愛文藝，亦愛運動。前者發展成我的專業；後者只是我的工餘嗜好。我從來沒有跟隨教練學習任何運動門類，反正只是玩玩而已，自己放開腳步緩跑便是。不過漸漸下來便出現問題，膝蓋開始疼痛，證明自己不能過度跑步，否則雙腿負荷不來。我從媒體平台找些短片學習，了解到跑步應以大腿發力，腳底着地，才可減輕膝蓋受壓，由此找出適合自己的跑步方法。

這個年紀在運動場跑步，只想完成自己的目標，千萬不要與旁人爭先。如果自覺精神飽滿，我的目標是半小時內緩跑大約四千米。標準運動場的跑道是每圈四百

## 八千里路雲和月

內地演藝圈近期又爆醜聞，某歌手涉嫌性犯罪被批捕；另一歌手遭前女友曝光微博聊天紀錄，責其有多種不道德行為；而正當紅的某藝人，被揭曾前往供奉侵華將領的乃木神社出席友人婚禮，更曾發布過在靖國神社前的留影……類似行為，無論私德抑或公德皆存在問題。

學生時期，我的許多同學會背頌岳飛的《滿江紅》，「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。莫等閒，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。」大家雖為岳飛三十多年的征戰、八千里路上飽經風霜、所建功名卻如同塵土而不值，但仍以岳飛精神為借鑒，認同必須抓緊當下建功立業，以免老年後悔。

## 時尚飾物新焦點：綠色

的首飾設計家，用玫瑰金設計各種項鍊、手鍊和耳環等飾物，設計簡約和優雅，可以配合不同風格的造型，成為現時最受女士歡迎的飾物之一。

用色除了合心意，有時也不妨大膽一點，不同的色彩組合，可能會變成一種時尚魅力，綠色是其中一個熱門的顏色，由衣飾到一些日常用品，如手袋和化妝品等，手袋有翠綠色和暗綠色，都很特別，也易於襯衫，是充滿青春活力的色

彩。

以綠色為中心的飾物，像綠色的手錶。手錶品牌近年不約而同推出用綠色為錶面的手錶，雖然現時的製造商們已不再像過去總是以黑色、銀色和白色為主要的錶面手錶，然而畢竟很少會採用綠色的手錶設計。除了一般的手錶品牌推出綠面手錶，就連一些高端品牌也相繼有搶眼的綠色手錶推出。消費者近年對手錶的要求愈來愈高，錶面的顏值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，因

厄，心裏鬱悶，有感而發才創作出來的，自己雖然被囚牢獄，為什麼不利用這機會把史書寫好呢？

忍受着奇恥大辱，憑着一股堅韌不拔的毅力，司馬遷從傳說中的黃帝時代開始，一直到漢武帝太始二年（公元前九十五年）為止的這段時期歷史，編寫成一百三十篇、五十二萬字的巨大著作《史記》。

筆者不是說，如果司馬遷沒有牢獄之災，就寫不出《史記》。但《史記》除了是一本歷史書外，還滲透很多人文哲理，如果沒有這段痛苦經歷，能否有這種史識的徹悟，就成疑問了。



童眼觀世 梁戴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段之惡劣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彌散着不言而喻的「整人」味道。

坦白講，張醫生沒那麼完美，不必將其神化為聖人，但也不能任由鍵盤俠們將其污衊為敵對分子。面對種種極端言論，我們不能沉默，我們要捍衛的不只是張文宏，而是理性的批評、科學的討論，是讓大家更有安全感的社會生態。

「為眾人抱薪者，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。」那些恨不得將張文宏打倒在地並踩上一腳的人，請你們摸着良心自問，是否已經忘了，在最難走的那段路上，曾義無反顧逆行而上保護我們的人？如果，你們還有良心的話。



十八彎 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米，即是要跑十個圈。但是一口氣十個圈對我已不容易，於是我內心會分開兩輪計算，先是五個圈，然後才緊接第二輪的五個圈。如此好像較容易完成第一輪目標，接着便可以向第二輪目標進發，最終到達自己定下的終點。

《媽》電影講述殘疾人蘇樺偉如何衝破自己的先天缺陷。他起步較慢，沒辦法從起跑線上取得優勢，但他知道自己可以憑藉衝勁而從後趕上，最終成為運動場上的冠軍。其實只要清楚了解自己的長處，憑着後天努力發揮所長，任何人都有機會成為神奇小子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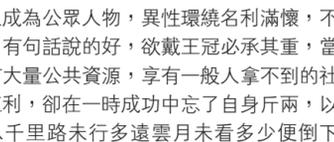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紅塵記事 慕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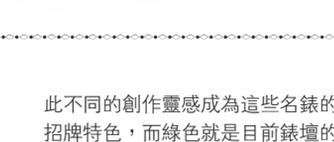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
逢周二見報



此不同的創作靈感成為這些名錶的招牌特色，而綠色就是目前錶壇的主力顏色。

除了這些名錶，也有趣味性較濃的綠色手錶，日本品牌推出芬蘭女作家創作的童話小說「姆明」家族手錶，很可愛的造型，金色外殼、綠色錶帶，還配有一個方形綠色錶盒，而且是限量版。



衣尚 蕙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